

現代雕塑—時間、空間與藝術的對話

陳聖華*

一件藝術作品是上天賜予的禮物，不該被當作商品……如果天賦的果實本身是禮物，那麼在市場價值唯一取向、商品買賣獨霸的今世，藝術家要如何在心靈上及物質上滋養茁壯呢？

——路易士·海德《禮物》

前 言

在現代主義社會的生活機制中，人類已被訓練成一部機器，每日執行單調且無創意的工作，對於藝術審美判準的能力，多數是以商品價值為其認知導向；今天，經濟發展實踐人類富裕的夢想，但是，藝術作為人類築夢的表現，實際上已逐漸模糊，作為文化形式的表現方式，作品自然展現出大眾文化的生態觀念；同質化的現象，模糊藝術本質上的意義，「某些文化形式往往統治別的文化形式」¹，進而在藝術的主、客體關係之中，藝術的自我展現過程，已經逐漸消失其獨特性，跟隨時代的潮流，重新建構出新的表現模式。

現今的社會，在強勢文化生態之下，如同葛蘭西所說，文化主導的霸權觀念，正藉由資本主義的經濟擴張，如火如荼的展開，如同美國速食文化的消費行為，大眾已在不知不覺中，被體制所規範，認為那是常理的；Arjun Appadurai 曾提出一個觀念—「商品化的拜物消

*南華大學環境與藝術研究所研究生

¹《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》，張京媛著，P.38

費」，他所提出的部份，現在實際上正急速的侵蝕著我們，強勢文化的大舉入侵，令人無法招架；在全球化的跨國經濟策略中，藝術探索的空間，更加的朝精神哲學領域邁進，藝術處於這眾說紛紜的年代，原本的價值體系逐漸被瓦解，新的意義系統尚未準備完全，對藝術的論述觀念，待補充說明，進而完整呈現。

新的文化結構產生新的議題，藝術再現出大眾消費文化的製造，藝術家與商業團體結合，藝術本質意識被模糊了？藝術所進行的辯證思考，陷入前所未有的難題之中，失去關注焦點的意識形態，卻仍持續進行消費文化的製造，脈絡已然被截去部份的牽連，進入如同詹明信（Fredric Jameson）所言的精神分裂症情狀之中，藝術反應出人類行為的慌亂，表現拼貼的敘事結構情節，對於文本脈絡的解讀，已失去完整性的看待，進一步而言對人類文明的詮釋，是處於創造新的辯證邏輯、生產新的思維中，步步邁向新的里程碑。

通往現代雕塑

雕塑形象自羅丹（Rodin）以來，出現傳統與現代的分野，昔日的傳統思維，是古典時期的一種宗教情操，神聖的道德觀念，信仰的約束力大於任何的力量，藝術技藝的展現，著重於人物的情感表現，是一種形象式的具體雕塑；在這個時代，藝術作品的價值，與社會的宗教信仰價值連成一氣，價值不是皇室的標準即是教會的原則，全然是主觀性的表現，形象所詮釋的部份，僅僅是創造一個崇拜的物體，所有象徵性的意義，都是宗教性的詮釋再現；但是，不可否認的事實，是當時的藝術家仍企圖表現出最大的審美觀念，也試圖在有限性中創造無限性。

自十八世紀以來，古典美學家拉辛（Gotthold Lessing）即針對雕

塑作品『勞孔』，著述許多探討作品的文獻，所展現的論述，即使是在當今的社會，仍然廣泛的被運用；在《現代雕塑的變遷》(Passages in Modern Sculpture)一書中，Rosalind E Krauss 提到一...重要的主題，其一主題是由當今雕塑著手探究，自羅丹和布朗庫西的作品案例中，關於主題如何被認知的古典真相.....²，關於作品被認知的部份，從布朗庫西 (Brancusi) 的作品中，可以發現在傳統雕塑語言之外，布朗庫西將雕塑材質運用的表現，讓觀看者有著與自然空間對話的感受；另外，布朗庫西提出新的思考角度，將原來屬於外在之物的基座，提升其地位，讓它與藝術主體合而為一，進而建立一種新的表達形式，擴展觀者的視野，也讓觀者進入思考的領域。

其實，在現代雕塑的歷程中，杜象 (Marcel Duchamp) 算是開啓嶄新一頁的藝術家，杜象認為「我們可以創作一個不是藝術品的作品嗎？」他總喜歡將事物推到極限，挑戰任何觀念或道德，以此對藝術的本質提出新的發掘；在杜象的創作中，藉由商業化的物品予以再轉化，重新創作，使之成為藝術品，顛覆了歷史傳統以來的美學觀點，也逆轉了藝術創作的過程。

透過杜象的顛覆行動，藝術作品的形式與意義，重新創造嶄新的時代；科技的發展，也讓藝術的創作進入動態的表現方式中，劇場式的舞台表演是一項新的挑戰，創造藝術家新語言的表達，光與韻律的創作語彙，豐富人類世界的面貌；當一切都成為可能時，藝術家的自覺在此展開，雖然有少部份的藝術家仍沈溺於文明的光輝中，但是，在現代主義社會的不斷破壞生態之下，關於反省的思考行為，已經被表現在環境之中，就如同環境藝術家所揭露的，藝術與環境的對話，表現出對環境現象的批判，讓大地以自己的聲音，傳達出對地球生態的吶喊！一切都存在於天地之間，人類並非萬物之靈，主宰的權

² 《Passages in Modern Sculpture》，Rosalind E Krauss 著，筆者 摘譯，P.240

力應該還給大地。

藝術與歷史記憶

海德格曾在「藝術與空間」一文中，指出「作為雕塑的藝術，並非任何空間的佔有。³」如此的觀念，推翻傳統雕塑的型塑概念，物體在空間中，不應該是對空間的佔有，藝術處於環境之中，也不該是對環境造成侵擾與破壞；海德格又指出「雕塑乃對諸位置的體現；諸位置開展一個地帶並且持留之……」⁴，這種持留的態度，對空間與時間注入關心，關於場所的觀念也在此被提出，藝術與環境的互動，相互影響著，作品能被大地彰顯，大地也因揭露作品被遮蔽的面貌，再一次開顯；其實，在揭蔽的動作中，大地又一次的被遮蔽，透過不斷反覆的彰顯，關於場所的存在意義，提供藝術一個空間的停留，自然萬物都是藝術，俯手可及皆是。

東方世界裡，中國傳統畫家多數是隱匿於山林之中，在自然環境中尋求創作靈感、與天地間的對話，如此的行爲，表現藝術與場所相互的扶持，人類在自然中追尋靈感，自然則在藝術的表現形式中被呈現；另外如同日本的園林表現中，所體現的是一個民族宗教與審美觀念情操，在其傳統園林中，關於枯山水或是禪意境的空間形式，對於空間的精神主體性，更勝於藝術作品的主體性，在此藝術已經融合於大地之間，與人的呼吸連成一氣。

環境藝術家－羅伯特·史密斯遜（Robert Smithson）曾於一九七二年，指出「一件藝術作品，被擺到畫廊之後，就喪失了它的動力，

³ 《海德格爾選集》，孫周興 選編，P.486

⁴ 《海德格爾選集》，孫周興 選編，P.486

它變成了一件可移動的物品，與外在世界失去關連。⁵在此，我們可看出，藝術作品若與創作環境失去聯繫，其生命力的展現，將會有所折扣

，作品成爲一個客觀的物體，與真實世界失去關係，亦失去其象徵性與意義的價值性。外在世界的空間，是藝術作品的最佳場所，二者互爲主體，互相彰顯，藝術與環境的對話，於空間的場域關係中，構成美學氛圍的展現。

藝術在環境空間的展現，往往傳達出作品表象所無法論及的記憶部份，藝術是再現的行爲，在三度空間中，時間關係的表現，呈現更多的象徵性；傳統的藝術表現，往往僅是表現物體的空間性，忽略作品的時間特性，經由時間的演變，作品也能創造出其歷時性的意義。但是，若能在作品創作之初，即將時間特性因子予以考量，將更能強調出藝術的豐富特質，以下就以一個例子說明。

1987年，在德國有一個展覽—「雕塑一九八七」，其參與者中，藝術家侯恩(Rebecca Horn)其創作的場地選擇是一個被稱爲「監獄」且荒廢已久的歷史性建築，這個歷史建築建於十六世紀，十七世紀時被改爲監獄，一次大戰後，改爲臨時收容所，在希特勒時代，祕密警察在此處決戰俘，後來建物遭炸彈破壞，此後這裡即成爲廢墟⁶。

侯恩選擇「監獄」這個場所，已經先陳述場所的歷史意義，記憶的沉澱，創造藝術語言的新形式，加以藝術家用機械裝置的藝術表現，生動且真實的展現藝術本質，將昔日不愉快的歷史記憶，一一包括進來；場所的選擇，其實在創作中已經先行界定歷史的關係，當藝術家對場所進行時間性的解析時，對於藝術和空間所產生的互動關係，也已將之相互連結。

⁵ 《現代主義失敗了嗎？》，滕立平 譯，P.37

⁶ 《德國公共空間藝術新方向》，吳瑪俐 著，P.36

拼貼的語言

在本世紀初，現代藝術大師「杜象」，揭示一個觀念「任何事物都可作成藝術品」。這樣的觀念，說明物之所以能成為藝術品，關鍵不在於它的功能性或表現能力，而是在於觀者對它的態度；現今，世界已進入後現代的思考邏輯中，曾經非主流的原始社會藝術，正逐漸被重視，正逐漸變成主流議題，關於拼貼式的藝術表現，展現遊戲的即興表演，人類對藝術本質的探討，已非建構在「物」的本身，今日談論的已轉變為對文本涵構的解讀。

尚·布希亞（Jean Baudrillard）在其訪談中提及「藝術已越過它的消亡半個世紀之久。藝術家不只是死在他們的角落，他們正使他們的消亡成為一個交換對象。⁷」藝術對話消失已久，與周遭互動的模式，是當今思惟的表現形態，後現代性的思維觀念，透露出藝術表現並沒有絕對的必然性，任何形態與美感都可能發生。

藝術作品自杜象以來，打破人類慣性的思考模式，出現各種可能性，營造出多面向的意識形態，豐富的語言展現，否定傳統形式主義者的觀點；而今，對機械式的生活方式，給予一劑強打，突破傳統既定的模式，對藝術的多方面解析，在當代各種思潮的影響之下，重新定義藝術的嶄新觀點。

結語

⁷ 《藝術與哲學》，路況 譯，P.5

現代主義社會，蘊藏眾多荒謬且無稽的藝術表現形式，說明藝術家與資本主義社會的關係是緊密的聯結，藝術的價值、內涵、象徵或成就，並非由藝術作品本身的精神意義或觀念所決定，而是經由資本主義經濟的市場價值來界定，商品的經濟價值勝過於一切，藝術已經成爲一種商品。處於自由經濟體系的架構中，資本家的商業行爲，是毫無限制的炒作藝術，一切以利益爲前提，藝術無價的口號，只是昔日的道德言論，今日的文字符碼，藝術除非和資本主義的規範妥協，否則就無法生存。

今日，處於大眾消費文化所建構的藝術生態，人類進行反思的行動，也倡議出另一種藝術形式的出現，藝術已逐漸踏上另一個新的里程碑。藝術作品的表現，在時間與空間上的探究關係中，有新的論述觀點出現，揭示出互動式的藝術對話已經開始；藝術作品不再是處於古典時期的塑像表現，更非只是觀念的闡釋，對於作品的呈現意義，群眾的角色已被納入，大眾的藝術文化，不再只是局限於一小部份人們，人類的共同參與，能在創作的過程中，沉澱著文化的養分，美感的經驗讓人能夠真正的擁抱，而不只是一種空談與想像。

群眾參與介入的藝術表現，表現在公共性空間中居多，藝術應該拋棄掉傳統的包袱，將如此的展現看待成另一種神聖性的演出，大眾消費文化所創造的空間環境，加入群眾的參與，有著跨領域、跨文化的藝術呈現。今日，雖然傳統雕塑的創作方式仍持續著，但是，新的語言也不斷的出現，對於探討藝術的各個面向，仍持續不斷；藝術應該展現出讓群眾的觀看視野能日益開闊，不再只是象徵性的意義說明，包容各種可能性，藝術的未來就充滿各種可能性。

參考書目：

1. 《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》，張京媛著，麥田出版，台北 1998 年
2. 《Passages in Modern Sculpture》，Rosalind E. Krauss 著，The MIT Press Cambridge, Massachusetts, and London, England 1989 年
3. 《海德格爾選集》，孫周興 選編，上海三聯書店
4. 《日本公共藝術生態》，劉俐 著，藝術家出版社，台北 1997 年
5. 《現代主義失敗了嗎？》，Suzi Gablik 著，滕立平 譯，遠流出版社，
台北 1995 年
6. 《德國公共空間藝術新方向》，吳瑪俐 著，藝術家出版社，台北 1997 年
7. 《藝術與哲學》，Jean Baudrillard et al. 著，路況 譯，遠流出版社，
台北 1996 年
8. 《地景藝術》，Alan Sonfist 著，李美蓉 譯，遠流出版社，台北 1996 年